

外国科幻名家精品丛书

太阳风

中短篇小说集

(英) 亚瑟·克拉克 著
房慧 张怡译
孙恺祥 审校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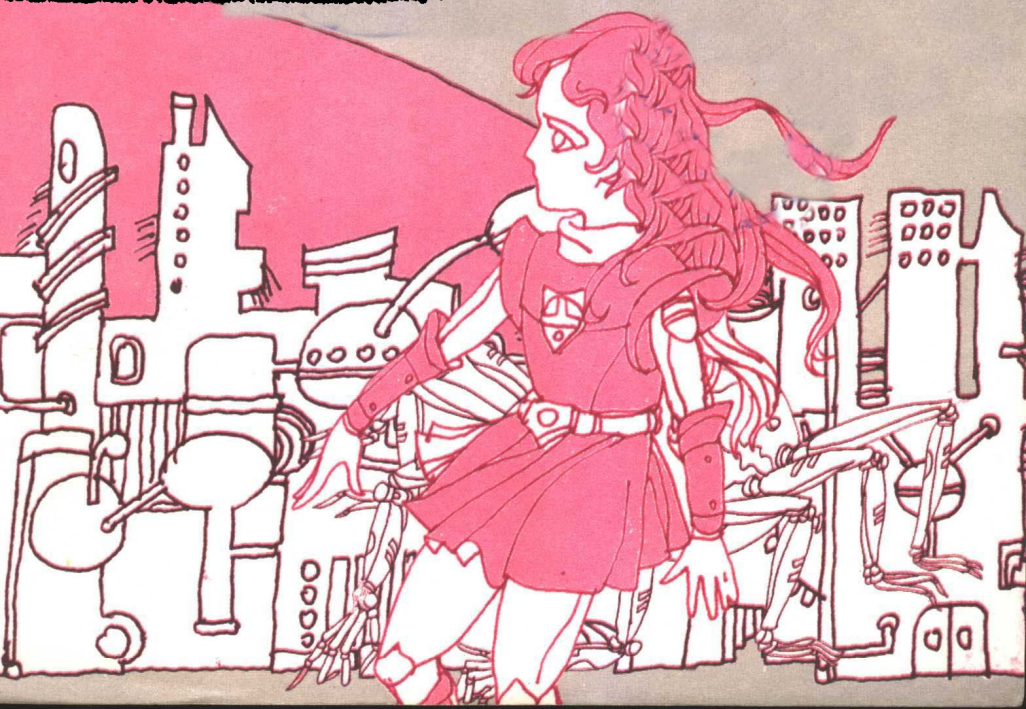
外国科幻名家精品丛书

太阳风

中短篇小说集

四川少年
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川)新登字 003 号

太阳风

责任编辑 胡本常
封面设计 华 堤
技术设计 陈 蓉
出 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6 千
印 刷 四川省卫生干部管理学院
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8.80 元
ISBN 7-5365-2169-3 A·520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证号
图字 21—1998—00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损、破页、
装订错误，请寄回印
刷厂调换。
地址：成都市下汪家拐
街 16 号
邮编：610041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
发行科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610012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的一个科幻短篇小说集。作品写成于60~70年代,是克拉克短篇科幻小说的精品。

小说以克拉克擅长的天空宇宙和海洋为题材,描绘了人类在未来的年代里对宇宙和海洋的探索,宇宙生物和海洋生物与人类的交流和竞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人与火星人如何进行太空飞行比赛;地球人在卫星电话网正式开通以后,与宇宙各星球之间的交流变得通畅而诡秘;升空器的发明,使人类个体漫游太空变成了现实;比鲸鱼大10万倍的木星水母是怎样被地球人发现的……

克拉克的科幻小说,气势磅礴,想象奇特而不失慎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特点,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都能处处体现。

作家简介

亚瑟·C·克拉克 1917年12月16日生于英格兰的索默塞得郡。从童年起克拉克就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曾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月球,画月球表面图。因穷未能上大学,他便到政府一个机关部门当审计员,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发展他对太空的爱好和探索,并加入自称英国星际学会的团体。1941年他加入皇家空军,任雷达教官,曾担任首次雷达导航降落(即G·C·A)试验负责人。服役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1945年,他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地球外的转播》一文,预言了广播和电视信号可以通过卫星系统传播到全世界,令专业人士感到吃惊甚至怀疑。然而,20年后,“晨鸟”同步卫星的成功发射,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言。从50年代起,克拉克对海底探索十分爱好,并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从事第二职业——不穿潜水衣深水潜水和海底摄影。此活动,他在以《珊瑚岸》(1956年)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中作了详细描述,并作为电视片的题材,搬上荧屏。从此,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作为名人,经常出现在美国电台和电视台上。

克拉克有四十多种著作,这些著作以三十多种文字出版了一千万册以上。1962年,他以科学写作的成就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卡林加奖;同年,《地球外的转播》一文获得富兰克林学院授予的金质奖,文中所论述的地球同步卫星的细节至今仍为所有商业通讯卫星所采用。1965年,他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关于通讯卫星的文章,被评为该年度最佳航天报告文学

而获得宇航作者奖。1969年,他获得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和威斯汀豪(西屋)的科学写作奖;同年,他又以与斯坦利·库布利克合作的《2001:太空奥德》获得该年度的奥斯卡艺术成就奖的提名;此外,他还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两项科学幻想小说头等奖。

前 言

这本集子包括我在六十年代里创作的短篇小说。六十年代正巧是科学技术史上最有戏剧意义的时期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人类发明了镭射,初步破译了遗传基因密码,发射了第一个金星、火星探测器,发现脉冲星以及登上了月球。这些大事件中的绝大多数,都写进了我的故事,有些是在发生前就预测到了,而有些则是取得成果后,被写进故事中的。现在我按年代顺序来编排它们。

这是我的第六本短篇小说集,我想给它加上一个附标题:“克拉克的最后选集”——这不是暗示我会结束我的写作生涯(虽然我确实想知道 2001 年到底会发生什么),而是因为目前我写得越来越少,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演讲、旅游、摄影和潜泳上。按我目前的写作速度来推算,第七本集子只能在许多年之后才可能出版了。看来不如在这本书再版时加进一些零散的故事。

《来自太阳的风》第一次发表在《男孩子的生命》一书中,标题是《太阳风》。就像文学作品中经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巧合一样(参见《赫伯特·乔治·莫利·罗伯茨·威尔斯先生》,保尔·安德森也不自觉地用了同样的题目。

在“再劫大漩流”中出现的月球登陆者这一概念,我想应该追溯到我的一篇论文中,即“电磁发射对太空飞行的重要贡献”一文(登载在《大不列颠星际协会杂志》1950 年 10 月号)。

简·米斯在《地球的凌日现象》一文中(《英国天文学协会通讯》杂志,1962 年 72 期第 6 号)曾详尽描绘的一些带预见性的

细节,给我极大的启示。在此我向米斯先生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波塞冬的飞轮”这一短语出现在《遭遇美杜萨》故事中,由我的已故朋友威利·雷创造,相关的细节引自他的《在地球上和天空中》一书。

最后再说一点,我想,如果将本集子称之为“迄今为止最长的科幻故事”大概不会过分吧,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将来大概也不会有谁写这么长的科幻故事了。

亚瑟·C·克拉克

科伦坡,锡兰

1971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神的食物	1
光芒璀璨的怪物	7
在劫“大漩流”	27
太阳风	43
最后的命令	62
拨往“弗兰肯斯泰因”的“F”键	65
联合	73
复原	75
最长的科幻小说	79
赫伯特·乔治·莫利·罗伯茨·威尔斯	
先生	81
热爱宇宙	84
远征探险	88
冷酷的天空	94

中子潮	114
地球凌日	117
遭遇“美杜萨”	133

神的食物

主席先生,我必须事前告诉您,我所提供的证据中有很多极其恶心的细节;这个故事揭示了很少被公开讨论的人性的一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肯定不会在议会中讨论的。不过,恐怕我们还是应该面对这一切,有时我们必须扯下伪善的面纱,现在就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先生们,我们大家都是从一条很长的食肉动物链上进化而来的。我从你们的表情中看出,诸位中的大多数并不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其实,不用惊讶——它是从一个被废弃了两千年的语言中演化而来的。也许我应该尽量避免委婉的说法而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表达,即使我用的这些词很少在上流社会里听到。如果我可能冒犯诸位的话,在此,我先向您们赔罪。

直到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爱吃的食物差不多都是肉食——活的动物身上的肉。我并不想让诸位翻胃。这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一个你们可以在任何历史书中找到的事实……

为什么?哦,主席先生,我一定时刻准备着,等到欧文议员感到好受些时再开始。我们内行人有时会忘记外行人对这类表述的反应。同时我还必须提醒议会,更难听的说法还在后面呢。

如果有某位绅士先生感到心头不舒服,我建议在一切还不算太迟的时候,你们可以效仿那位参议员的做法……

好了,看来我可以开始了。现代之前,食物被区分为两类。大多数食物产生于植物——如谷物、水果、浮游食物、海藻以及其他形式的草木。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的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运用原始的、常常十分费力的技术从陆地和海上获取食物,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如果我可以回到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上的话,第二类食物自然是肉食,取自数量相对少些的动物。可能你们也熟悉一些动物——奶牛、猪、绵羊、鲸等等。但是事实强于雄辩,我很抱歉要强调的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肉食甚于其他食物,尽管只有很少的富人才能满足这一嗜好。对大多数人来说,一顿饭有百分之九十是蔬菜,这样肉食就显得珍稀可口了。

如果我们冷静和清醒地看待这一事实——就像我希望欧文议员现在可以这样办一样。我们能理解肉食之所以量少而价高,因为肉食的生产过程效率极低。要长出1千克肉,动物差不多需消耗10多千克的植物性食物——而且还是能被人类直接吸收的植物。在20世纪人口爆炸现象出现以后,这种情形已不能被接受了。每一个爱吃肉食的人会使得10个或10个以上的同胞挨饿……

幸运的是,生物化学家解决了这个难题,如你们所知,这个解决方案是太空研究的无数副产品之一。所有食品——肉类或蔬菜都是由一些非常普通的元素组成。碳、氢、氧、氮,少量的硫和磷这些元素,和一些别的元素组合成数不清种类的食物,有些食物人吃过,而有些则从未吃过。人类试图在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定居,针对这一问题,21世纪的生物化学家发现了如何将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如水、空气、岩石合成想要的任何食物的方法。

这可能是科学史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就。但我们不应对此过分骄傲。要知道,蔬菜王国已经统治我们快一万亿年了。

现在的化学家已经能合成任何能想到的食物了,不管自然界中是否有与之相对应的东西。不用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出现错误甚至灾难。工业帝国兴亡和衰败了;物质生产从农业和畜牧业转向如今这种庞大的自动化生产各种植物以及无所不包的牲畜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但这又是必须要经历的,而且我们因此而过得更好。我们再不会面临饥荒的危险,而且还拥有了丰富且多样的食物,这在过去时代中是难以想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人类又取得了一次道德上的胜利。我们再不会宰杀无数的生物,并且诸如屠宰场、鲜肉店这类场所将从地球表面上消失。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就我们的祖先而言,尽管他们粗鲁、残暴,大概也不会容忍这类亵渎生灵的事。

然而,我们不可能与过去决裂。正像我刚才所说,我们是肉食动物。千百万年来人类养成了这样的习性和胃口,而我们也继承了这些。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必须告诉诸位,几百年前我们的祖辈仍然嗜好吃牛肉、羊肉、猪肉——只要他们能找到这类肉食,并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消受这些肉类食品。

哦,天哪,也许欧文议员现在最好出去休息一会儿。也许我不该这样生硬地说出我们的饮食习惯,使得诸位不好受。当然,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品尝的合成食品大多数都同以前的天然食品一样具有相同的生物结构。其中一些简直就是和自然食品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以至于没有任何化学实验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来。这当然是符合逻辑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的制造商仅仅是选取了最受人欢迎的预先合成的食物作样子,然后复

制出它们的味道以及特征。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创造一些在解剖学或动物学起源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名字。在 21 世纪初,如果你走进一家餐馆,你会发现菜单上的大多数词都是才发明出来的,或者还有一些选自法语词汇,且很少有人能认识的词。如果你想测验一下你的忍受力的极限,你可以试试这个有趣而相当令人倒胃口的实验。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目录里录有各大餐厅的大量菜单,其中也有白宫宴会的菜单,你可以一直查到五百年前。这些菜单所用的词汇既通俗又直截了当,只有在肢解尸体的解剖室中才会遇到,其结果是不堪入目。我认为,这些菜单再生动不过地揭示出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祖先(不过几代人之前)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好了,主席先生,我就会提到我的主要观点。尽管我所说的也许有点令人不快,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我并不是想败坏你的胃口。我不过是作些铺垫,以便更好地反驳我的竞争对手——“三翼机”食品公司。除非你们明白新的人工食物形成的知识背景,要不然你们会认为,这些观点不过是因为“安布罗美味调料”的面市,造成我公司极为严重的商业损失,从而引发的一席小家子气的牢骚话而已。

先生们,新食品每周都在上市。让人撵不上趟。它们来来去去,不停地更新换代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并且一千种食物里最多只有一种能例外地成为菜单上的永久食品。很少有产品一夜之间就能合公众的口味。我坦率地说“美味调料食品”的生产线是整个食品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功。诸位都了解实际情况;其他各种食品都被“美味调料”赶出了市场。

自然,我公司不得不接受挑战。我公司的生物科学家毫不逊色于太阳系里的任何生物科学家,他们迅速地投入了“美味调

料”的研制中。当我告诉诸位,我们弄清楚了几乎每种食品的结构时,我的意图并非是要泄露商业机密。这些食物包括自然的或人工合成的,只要是人类曾经吃过的,甚至有些还是诸位从未听说过的、希奇古怪的东西,比如油煎乌贼,蜜渍蝗虫,腌孔雀舌头……我们拥有一个大型资料馆,其中记录了各种食物的口味和特征,这是我公司的基本股份,其他公司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数据,然后用任何能想象到的合成形式,混合其中的几种口味或特征;不用费什么周折,我们便可以复制出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的任何产品,重新占领市场。

但是“美味调料”使我们伤了一些脑筋。他们分解了蛋白质,使其产品成了纯粹的肉类食品,而且方法并不复杂。但我们却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化学家第一次受挫,他们中没人能解释到底是什么给予这东西如此神奇的魔力——如你所知的那样,“美味调料”使得相应食品淡而无味。也许它是……好了,也许我说得太多了。

主席先生,很快,“三翼飞机”食品公司负责人将出现在你面前,我敢肯定他们非常不情愿,他将告诉诸位,“美味调料”是由空气、水、石灰石、硫、磷以及别的物质合成的。这千真万确,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它的秘密是如此简单,就像大多数秘密一样实际并不复杂。

我的的确确得祝贺我的竞争对手。他们最终从自然物质中,为人类加工出了无限量的理想食品。至今这种理想食品还很短缺,因此只能供给很少几个美食家享用。毫无疑问,他们赌咒发誓地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同这种食物相比。

是的,“三翼机”食品公司的化学家完成了一件技艺非凡的工作。现在必须由您们来裁决一个道德的和哲学的问题。主席先生,当我开始我的演讲时,我曾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食肉

者”。现在我还得向您介绍另一个词,让我一个一个字地说,那便是“食一人一肉一的一人”。

1961 年 5 月

光芒璀璨的怪物

当控制盘上显示出，苏联大使已经和我们联系上了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极了——又有工作做了！”但是当我听到冈察洛夫的声音后，我便知道有麻烦了。

“克劳斯吗？我是米哈伊尔，你能立即过来一下吗？情况太紧急，我在电话上说不清楚。”

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心中一直焦虑不安，我尽量想搜寻一些辩护辞，以免在我们这边出什么岔子。但是我无法预料到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和俄国人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最后一项任务是在六个月前按时完成的，并且完成得令他们十分满意。

不过，现在他们又不太满意了，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冈察洛夫这个商务专员，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曾告诉我所有他知道的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并不算多。

“我们刚刚收到从锡兰发来的紧急电报，”他说，“我们希望你立刻到那里去，热液处理装置出了问题。”

“哪一类问题？”我问。当然，我立刻就意识到问题一定是出在深水区域，因为只有在那一部分遇上麻烦才会来找我们的。俄国人把陆地上能干的事儿都解决了，但是他们不得不过来找我